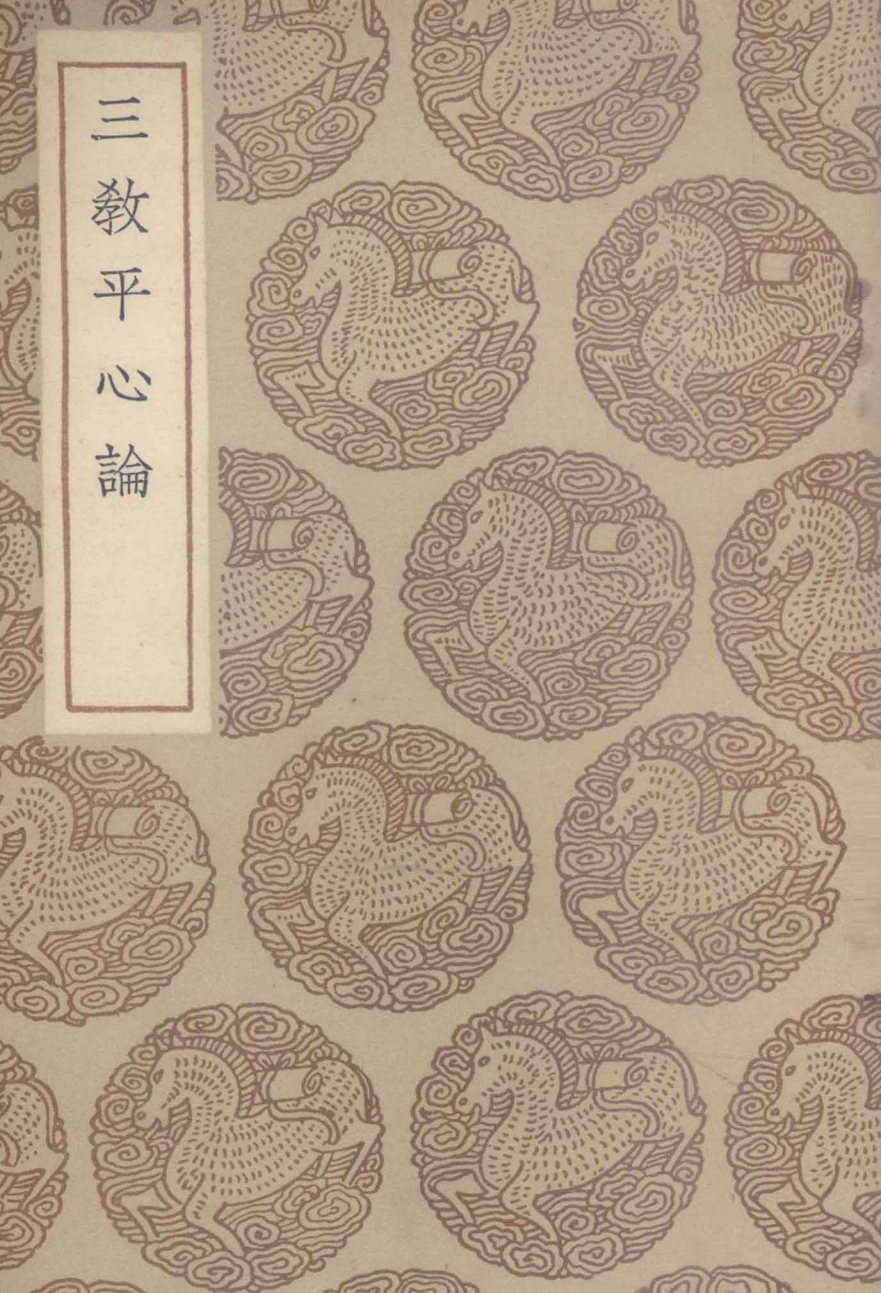


三教平心論







三教平心論

劉謚撰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上諭。朕惟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貫通。於是人各異心。心各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闢二氏。以爲異端。懷挾私心。紛爭角勝。而不相下。朕以持三教之論。亦惟得其平而已矣。能得其平。則外略形迹之異。內證性理之同。而知三教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夫佛氏之五戒十善。導人於善也。吾儒之五常百行。誘掖獎勸。有一不引人爲善者哉。昔宋文帝問侍中何尚之曰。六經本是濟俗。若性靈真要。則以佛經爲指南。如率土之民。皆淳此化。則吾坐致太平矣。何尚之對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則編戶億千。仁人百萬。而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洵乎可以垂拱坐致太平矣。斯言也。蓋以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也。而佛教之化貪吝。誘賢良。其旨亦本於此。苟信而從之。洵可以型方訓俗。而爲致君澤民之大助。其任意詆毀。妄捏爲楊墨之道之論者。皆未見顏色。失平之警說也。朕居藩邸。留心內典。於性宗之學。實深領悟。御極以後。宵旰靡遑。且恐啓天下以崇尚釋教之疑。是以未嘗形之談論。欲俟庶政漸理。始舉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覺。以明互相詆毀者之非。今逾十年矣。聽政餘暇。偶將朕之所見。並昔人論說數條。舉以示天下之學道者。古人有曰。周孔六經之訓。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創其首。瞿曇三藏之文。慈悲爲其本。事跡雖異。理數不殊。皆可崇可慕者。又有曰。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塞欲。

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又有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又有曰。佛之言性。與諸書同。聖人同其性。則廣爲道德。人能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於人。則可以福吾親。可以資吾君之安天下。又有曰。佛之道與王道合。王道者。皇極也。皇極者。中道之謂也。佛之道亦曰中道。不偏不邪。其旨相同。又有曰。佛教之設。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偏而歸善。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又有曰。人謂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不思釋氏之六波羅蜜。由禪定而到彼岸。豈非下學上達之旨乎。又有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蓋道者。先天地而生。亘古今而常存。聖人得道之真。以治身。以其緒餘。土直治天下國家。豈不大哉。故聖人或生於中國。或生於西方。或生於東夷。西夷。生雖殊方。而其得道之真。若合符契。未始殊也。以上數條。皆於聖賢之理。同流共貫。未見其爲謬異也。三教雖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專。其各有所長。各有不及處。亦顯而易見。實缺一不可者。夫習釋道之學。雖有偏有正。而習儒者之學。亦有真有僞。卽如釋中以狂空欺世。道中以邪術愚人。是固釋道之罪人也。亦如儒中博覽詩書。高談仁義。而躬蹈亂臣賊子之行者。謂非名教之罪人乎。若掩人之長。而斥其短。隱己之短。而誇其長。互相肆口詆排者。皆私詐小人形態。非仁人君子懷德抱道之所爲。亦徒見其不自量耳。數年來。有請嚴禁私自剃度者。有請將寺觀改爲書院者。有縣令無故毀廟逐僧者。甚至有請僧尼悉行配合夫婦。可廣增人丁者。悖理妄言。惑亂國是不思。鰥寡孤獨。爲國家之所矜恤。彼旣立愿出家。其意亦爲國家蒼生修福田耳。乃無故強令配合。以拂其性。豈仁君治天

下者之所忍爲乎。因皆下愚小輩。朕亦未窮治其妄誕之罪。至於品類不齊。其中違理犯科者。朝廷原有懲創之條。而其清修苦行精戒明宗者。則爲之護持。其邪說外道。則嚴加懲治。如道忤行峯之紀載。謬妄法藏弘忍之魔說猖狂。朕悉降旨指摘。決不令混冒正法。以致真僞罔辨也。朕於三教同原之理。探溯淵源。公其心而平其論。令天下臣庶佛仙弟子。有各挾私心。各執己見。意存偏向。理失平衡者。夢覺醉醒焉。故委曲宣示。以開愚昧。凡有地方責任之文武大臣官員。當誠是朕旨。加意護持。出家修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特諭。

三教平心論序

三光麗天。亘萬古而長耀。百川到海。同一味以亡名。三教之興。其來尚矣。並行於世。化成天下。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一而三。三而一。不可得而親疏焉。孤山圓法師曰。三教如鼎。缺一不可。誠古今之確論也。嗟乎。執迹迷理者。互相排斥。致使先聖無爲之道。翻成紛諍之端。良可歎也。比觀靜齋學士所著一理論。言簡理詳。盡善盡美。窮儒道之淵源。啓釋門之玄闕。辯析疑惑。決擇是非。未嘗不出於公論。譬猶星之在稱。輕重無差。鏡之當臺。妍醜難隱。斯論之作。良有以矣。通城實堂居士吳鼎來。智識超邁。黨與至公。熟與出史記。謂言意相合而與之友善也。命工繡梓。以廣其傳。欲使覽者如白居易。張商英等。唐宋諸賢。察其至理。直趣真際。同脫塵累。豈小補哉。時龍集甲子秋七月上日謹序。

三教平心論卷上

靜齋學士劉謐撰

嘗觀中國之有三教也。自伏羲氏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賅。日月羣盲。則同一風化也。由蘊迹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塗。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于善耳。故孝宗皇帝製原道辯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

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

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爲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故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

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僞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爲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故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

隋李士謙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缺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廢歟。然而人有異心。心有異見。慕道者謂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謂道不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爲異端。是是非非。紛然淆亂。蓋千百年于此矣。吾將明而辨之。竊以爲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巧。則可以渙然冰釋也。蓋極功者。收因結果處也。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極功。沾體塗足。耕者之事也。至於倉廩充實。則耕者之極功也。草行露宿。商者之事也。至於黃金滿籩。則商者之極功也。惟三教亦然。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由其極功。觀其優劣。則有不待辨而明者。自今觀之。儒家之教。自一身而一家。自一家而一國。自一國而放諸四海。彌滿六合。可謂守約而施博矣。若夫四海六合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東漸西被。訖於四海。是極遠不過至四海。訖則止於此。而更無去處矣。是儒家之教然也。故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履義。粹然爲備道全美之士。而見諸設施。措諸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立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平。功成身老。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蓋至於死則極矣。道家之教。自吾身而通乎幽冥。自人間而超乎天上。自山林巖穴。而至於渺渺大羅。巍巍金闕。可謂超凡而入聖者。若夫天地造化之外。則何如哉。其說曰。大周天界。細入微塵。是極大不過周天界。界則限於此。而外此者。非所與知矣。是道家之教然也。故學道者。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翹然於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行累行。可以尸解。可以飛昇。可以役鬼神。而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立玄功。壽量無窮。快樂自在。

道之極功。如此而已。黃庭經云。長生久視。乃飛去。蓋至長生則極矣。

佛家之教。一佛出現。則以三千大千世界爲報剎。姑以一世界言之。一世界之中。有須彌山。從大海峙出。於九霄之上。日月循環乎山之腰。而分晝夜。須彌四面爲四洲。東曰弗于逮。西曰瞿耶尼。南曰閻浮提。北曰鬱單越。四大洲之中。各有三千洲。今此之世界。則閻浮提也。今此之中華。則南洲三千洲中之一洲也。釋迦下生於天竺。乃南洲之正中。也。須彌四旁。上臨日月之處。謂之帝釋天。又上於虛空之中。朗然而住。雲層四重天。總名欲界。又上雲層十八重天。總名色界。又上空層四重天。總名無色界。如是三界中諸衆生輩。有生老病死。是爲一世界也。如此一千世界。謂之小千。如此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卽百萬也。如此一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卽百億也。以三次言千。故云三千大千。其實一大千爾。一大千之中。有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如小錢一百萬貫。每一界置一錢。盡此一百萬貫。方爲大千世界。此一佛報剎也。一佛出現。則百億世界中有百億身同時出現。故梵網經曰。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各坐菩提樹。一樹成佛道。如是千百億盧舍那本身。千百億釋迦。各接微塵衆。是之謂千百億化身也。以千百億化身。而化度千百億世界。其中胎卵溼化。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皆令得度。是佛家之教然也。故學佛者。識五蘊之皆空。澄六根之清淨。遠離十惡。修行十善。觀四念處。行四正勤。除六十二見。而邪僞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無不謹守。四無量心。六波羅密。常用熏修。其間爲法忘軀。則如割皮刺血書經。斷臂投身參請。而不怯不疑。爲物忘己。則如忍苦。

割肉餒鷹。捨命將身飼虎。而不怖不畏。錢財珍寶。國城妻子。棄之如弊屣。支節手足。頭目髓腦。捨之如遺脫。從生至生。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不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劫。而此心愈精進也。由是三祇果滿。萬德功圓。離四句。四句者。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絕百非。通達無量無邊法門。善人無量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力具足。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證。六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說無窮。入四如意分。而神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八不共法。不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來塵沙劫。無不洞見。現在塵沙界。衆生塵沙心。無不了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之上。是爲一切種智。是天中之天。是爲無上法王。是爲正等正覺。超諸方便。成十力。還度法界。諸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法華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普欲令衆生。皆共成此道。蓋其大願大力。誓與一切含靈。皆證無上涅槃妙果者也。是故辨三教者。不可以私心論。不可以愛憎之心論。惟平其心念。究其極功。則知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衆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徧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牆之內。若夫藩牆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政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

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

以是知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儒道二教。世間法也。佛教則始於世間法。而終之以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世間哉。華嚴經曰。有天世間。有人世間。有餓魔王世間。是三界之內。皆謂之世間也。有法於此。使人周迴生死。循環無已。不出乎三界之內者。謂之世間法。一真覺性。含裹十方。非三界之所能繫者。謂之出世間法。佛以五乘設教。前之二乘曰人乘。天乘者。世間法也。後之三乘曰聲聞。緣覺。菩薩乘者。出世間法也。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非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持此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儒家之五常。卽是其意也。

天乘者。十善之謂也。一不殺。二不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曰不嫉。謂無妒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其善惡。兼修十善者。報之所以生天也。道家之九真妙戒。卽是其意也。人乘所以種人之因。天乘可以獲天之果。世間之法。蓋在於此。是三教之所均得也。若夫後之三乘者。蓋導其徒超然而出世者也。使其善惡兩忘。直趣乎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者也。

或者徒見公孫弘之曲學阿世。祝欽明之五經掃地。揚子雲明太玄之妙。而諂事漢公。許敬宗知帝丘之義。而失身女主。是皆自儒家出也。鼠道士以子夜術欺東坡。林靈素以神霄夢惑徽廟。天上神仙鄭化基。而實一庸流。地下神仙何得一。而實一凡庶。是皆自道家出也。胡僧呪術不能殺傅弈。石佛現光不能欺程顯。佛齒靈矣。而碎於傅弈之羊角。佛牙神矣。而壞於趙鳳之斧鉞。是皆自佛家出也。疊而觀之。則三教之在中國。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尙何區區於優劣之辨哉。抑不思吾之所論者。儒也。道也。佛也。儒以剛大正直。教人爲儒。而所行多叛道者。是皆儒家之罪人也。道以清淨無爲。教人奉道。而甘心於邪術者。是皆道家之罪人也。佛以好生爲心。不許以人足踐生草。而謂其說呪語以殺人。可乎。佛以無相爲宗。不可以身相見如來。而謂其憑頑石以惑衆。可乎。齒而可碎。石而非齒也。牙而可壞。僞而非真也。凡假托教門。造妖設僞者。皆是佛家之罪人也。庸可執是以議三教哉。

或者又徒見道家有化胡經。謂釋迦文殊乃老子尹喜所化也。佛家有破邪論。謂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孔子。乃儒童菩薩。顏回乃光淨菩薩。老子乃摩訶迦葉也。審如此。則三教優劣。豈易以立談叛哉。殊不知二書之作。各欲尊己而抑彼。遂至於駕空而失實。

王浮作化胡經。稱老子尹喜欲化胡成佛。遂變身爲釋迦文殊。而後胡人受化也。抑不思佛生之年。周昭王二十四年也。佛滅之年。周穆王五十二年也。佛滅後三百四十二年。至定王時。老子始生於楚卮縣。爲周柱下史。過函谷關見尹喜時。佛已示滅四百餘歲。以後世之道。而變身爲上世之佛。是乃道不足以化

胡必假佛以化胡也。隋僕射楊素曰：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乃與尹喜變身作佛，胡人方受。審爾則老君不能化胡，胡人奉佛有素明矣。素又常謂道流曰：老子何不化胡爲道，安用化胡爲佛？豈非道化不及佛化乎？是浮之說，欲以卑佛而不料其適以尊佛也。法琳作破邪論，大略謂佛教徹萬法之原，而孔老特域中之治，謂可以闢邪說，覺愚冥也。抑不思孔顏決非菩薩，老子決非迦葉，欲正彼誣，豈可自出於誣哉？故謂孔顏爲菩薩，猶未爲太失也。至於指老子爲迦葉，則大謬矣。迦葉得教之別傳，繼釋迦而作祖，當時最上一乘，不可言傳之妙。人天百萬，昔皆罔措，而惟迦葉得之，老子豈迦葉變化哉？故迦葉付法於阿難，卽入定於雞足山，以伺慈氏下生。慈氏未生，其定未出，是迦葉之肉身，今猶在定也。其不出而爲老子也明矣。若以迦葉爲老子，則老子乃宗之祖師也，不亦謬之甚乎？是琳之說，將以卑道而不料其適以尊道也。杜撰之言，矯誣已甚，識者奚取哉？

或者又徒見元城先生之言曰：孔子與佛之言，相爲終始，孔佛本一，但門庭施設不同，是儒釋二教，未嘗不合也。圭堂居士之言曰：佛者性之極，道者命之極，兩教對立而交攝，則先天性命之妙始全，是釋道二教，未嘗不同也。傅大士之詩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是三教未嘗不合爲一也。今獨偏佛教而劣儒道，豈前賢之意哉？殊不知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耳。

蓋儒家得時行道，任職居官，權衡予奪，無不出於其手。吾若尊佛教而卑儒教，則彼必仗儒教而抑佛教。武宗相李德裕，而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誰實致之？道家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措心積慮，不使人得而軌。

己者。吾若尊佛教而藐道教。則彼必尊道教而黜佛教。崔浩信寇謙之而悉誅沙門。毀諸經像。誰實召之。故莫若以方便之心。爲方便之說。謂佛教與儒教合。則庶不激儒教之怒。謂佛教與道教同。則庶不啓道教之爭。謂三教可合而爲一。則若儒若道。皆可誘而進之於佛。故曰。前賢之言。前賢之方便也。而世之好議論者。心心有主。喙喙爭鳴。劣儒者議儒。劣道者議道。劣佛者議佛。三教雖不同。而涉議論則一。吾將平其心以評之。竊以爲議之當其罪。則彼說不容於不屈。議之失其實。則己說有時而自屈。是非得失。至理而止。天下後世。不可誣也。今取議儒者觀之。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抑不思一物不知。君子所恥。可謂博矣。而忠恕之道。一以貫之。謂之寡要。可乎。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可謂勞矣。而修身及家。平均天下。謂之無功。可乎。蓋遷之學。非儒學也。宜其不足以知儒也。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爲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醯雞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于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中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傅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毀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以辯之。其論曰。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則不然矣。夫由余出于西戎。輔

秦穆以開霸業。日蟬。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夫絕羣之駿。非邑中之產。曠世之珍。非諸華之物。是以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物生遠域。尙於此而爲珍。道出於遠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去病而蠲邪。豈以遠來而不用。夫除八苦。以致常樂。其去病也久矣。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至矣。何待拘遠近而計親疏乎。傳謂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羅不足尙。又不然也。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事。茫茫何限。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持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仁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來。故棟宇易檣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俗。雖先用而非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先播而當崇。修多羅晚至而當替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其亦不思之甚也。昔自東漢。至於大唐。代代皆禁妖言。處處悉斷邪祀。豈因捨其財力。營魍魅之殿堂。放其士民。入魍魎之徒衆。況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皆厝心而崇信。竝稟教以皈依。是豈尊妖干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叛臣。而不任今之明士。古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青衿有罪。非尼父之失。阜服爲非。豈釋尊之咎。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僑倨。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也。傳云。道人梟皆是貪逆之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蠕動之物。猶不加害。況爲梟獍之事乎。嫁取之禮。尙捨不爲。況爲禽獸之心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毀大慈之善衆。比不祥之惡鳥。以道人爲逆種。以梵行比

獸心。害善亦何甚乎。傳云。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此又不思之言也。且中國之廟。以木爲主。豈可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乎。親不可忘。故爲之神主。以表罔極之心。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伸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傳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後世有佛。則政虐祚短。不思能仁設教。豈圖淫虐之風。菩薩立言。豈弘桀紂之事。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羿浞辛癸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則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計哉。傳云。未有佛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不思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佛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豈無篡逆。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則示天堂之樂。一非則示地獄之苦。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耳。夫以傅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辨惑之論。是非曲直。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

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傅奕也。原道佛骨。其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卽有師政以辯其惑。愈謗佛於後。曷爲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爲太史令。時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辯。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辯。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辯之。使其言之誤。後世乎。愈之言曰。佛者夷狹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五天竺爲南閩浮提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爲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上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爲中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

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天地之大無窮。盡。列子曰。無極復無極。無盡復無盡。是知其無極無盡者。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阿育王藏。如來舍利於閻浮提者。八萬四千所。而在今中華者。僅一十九所。則中華在閻浮提內。豈不猶稊米之在太倉乎。何以知此果爲中。而彼果非中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爲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爲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般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爲中國。信不誣也。非隨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

愈又曰。舜禹在位百年。此時中國無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殊不知修短之數。係於善惡。而善惡之報。通乎三世。故曰。欲知前世因。今生享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以是知今世之修短。原於前世之善惡。而今世之善惡。又所以基後世之修短。享國之久者。前世之善爲之。運祚之促者。前世之惡爲之也。豈可徒以目前論之。又豈有佛無佛之所至哉。孔子言仁者壽。則是仁者必長年。不仁者必折夭也。然克己復禮。回可謂仁矣。而回反夭。膳人之肝。跖可謂不仁也。而跖反壽。豈可謂孔子之說無驗。而不從其教乎。洪範以皇極五福六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反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道之主。惟皇作極。二君宜無愧矣。而孝文在位纔二十三年。止四十七。孝景在位纔十六載。年止四十八。其厯數皆未及一世。其享年皆未及下壽。豈可謂洪範之說誣。而火其書乎。惟證之以因果之說。稽之以三

世之久。則可以釋然無疑矣。如必曰無佛而壽永。則舜禹在位。固皆至百年也。唐武宗滅佛者也。胡爲在位僅六年。而壽止三十三乎。如必曰有佛而年夭。則漢明享國。纔十八年也。梁武帝奉佛者也。胡爲在位四十八年。而壽至八十六乎。

愈又曰。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彼時見上古以來。惟有儒教。而今之釋教。似爲贅疣耳。殊不知釋氏設教。非與儒教相背馳。故釋氏化人。亦與儒者無差等。儒者闡詩書禮義之教。而輔之以刑政威福之權。不過欲天下遷善而遠罪耳。然固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懲耳。提而命。而終不率教者。及聞佛說爲善有福。爲惡有罪。則莫不捨惡而趨於善。是佛者之教。亦何殊於儒者之教哉。宋文帝謂何尙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有理。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尙之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宇。編戶億千。則善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于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唐李節送沙門疏言。序曰。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勸苦爲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淺陋可得而安矣。世降俗偷。不有釋氏以化其心。則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阡陌之人。將紛然而羣起矣。呂夏卿得入師經曰。小人不畏刑獄。而畏地獄。若使天下之人。事無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無侵陵爭奪之風。則豈不刑措而爲極治之世乎。由是觀之。則釋教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又何惡於教之三乎。

愈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謂釋氏之徒。不耕而食。致民之窮且盜也。抑不思世之輕耕而食者。豈獨釋氏之徒哉。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執大於此。今之以佛爲師者。默則誠語。則善所到。勸人拙惡而趨善。其人以此相化。克己齋戒。好生止殺。稱誦佛經。懷心改行。爲仁爲慈。爲孝爲廉。爲恭爲順。蓋日有遷善而不自知者。則不素餐兮。亦孰大於是哉。彼民之窮且盜。又何關於釋氏哉。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傳曰。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民之窮也。若此時。中國無佛也。書曰。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傳曰。盜不可詰。紇又不能止。民之盜也。若此時。則中國無佛也。太宗貞觀之間。釋氏之教殊盛。僧尼不勝其數也。食用不勝其廣也。而外不閉。旅不齋糧。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明皇開元之際。釋氏之徒愈繁。僧尼不減於貞觀也。食用不減於貞觀也。天下富羨。攘盜株絕。何斯民之不窮不盜也。是知民窮且盜。決非釋氏之所致明矣。如必曰。有佛而民窮。則無佛之時。成湯何必患困窮。如必曰。有佛而民盜。則無佛之時。季康子何必患盜哉。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干出家者繁哉。愈又曰。棄而君臣去。而父子蓋指出家者而言也。抑不思子陵傲光武。而耕富春。歐陽公稱其爲聖之清。未嘗曰。棄而君臣也。太伯捨太王而逃荊蠻。孔子美其爲德之至。未嘗曰。去而父子也。以是比之。佛何過哉。況割愛出家。非特獨善其身。證果成道。將以普度一切。法華經云。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而況於君臣父子哉。故常人之於君父。不過極其敬順。而釋氏之於君父。則能誘之以正法。常人之於子弟。不過致

其慈愛而釋氏之於子弟。則能化之以正道。妙莊嚴王者。藥王之君父也。白藥王出家。而妙莊嚴王亦出家。因得授記而成佛。道羅睺羅者。釋家之長子也。自釋迦出家。而羅睺羅亦出家。因得證密行而授尊記。由是觀之。出家者何負於君臣父子哉。又況常人之心。有親疏。而佛心則無親疏。常人之心。有限量。而佛心則無限量。常人知有己之君父爾。而佛則無爾殊。故圓覺經曰。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常人知有己之子孫爾。而佛無差等。故華嚴經曰。等觀衆生。猶如一子。是心也。豈愈之所能識哉。

愈又曰。禁而相生養之道。豈不曰。娶婦嫁女。所以生育子孫。佛戒女色。所以禁其生養。殊不知釋氏制戒。自有頓漸。曷嘗使人人爲曠夫。箇箇爲怨女哉。爲出家者說菩薩戒。則曰。離非梵行。爲在家者說優婆塞戒。則曰。離邪淫。離非梵行者。永斷淫慾也。離邪淫者。不犯他人妻女也。般若經曰。菩薩斷欲出家。修行梵行。能得菩提。楞嚴經曰。淫心不除。塵不可出。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雖經多劫。祇名熱沙。此爲修菩薩戒者言也。生天十善經云。盡形不邪淫。是故得生天上。毘婆沙論云。若制其自妻。則國王宰官長者。不能棄捨自妻室。故佛惟立離犯他妻。此爲持優婆塞戒者言也。只儒家設教。戒之在色。亦所以戒女色也。而非戒人娶妻也。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則曰。夫婦有別。家人畫卦。義在正蒙。則曰。夫夫婦婦。美化行乎江漢。則漢上游女。不可求思。關雎應於麟趾。則衰世公子。無犯非禮。是皆無犯他人妻女之謂也。是卽釋氏不邪淫之戒也。故維摩居士亦有妻子。常懷遠離。楞嚴經云。於己妻妾。未能遠離者。得生天福。曷嘗禁其生養之道哉。

愈又曰。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觀愈此言。則愈之不識佛也亦甚矣。蓋佛之教人。與人之學佛。豈徒在於區區之福利哉。佛以一大事因緣故。而出現於世。吾儕亦以一大事因緣故。而歸向於佛。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戒者。遵而守之。由權而實。由漸而頓。蓋期以識心見性。超脫生死。而至於佛也。福利云乎哉。故自佛之五乘論之。人乘者。謂能持五戒。則其福利報可以爲人。天乘者。謂能修十善。則其福利報可以生天。斯二乘者。以福利言可也。若夫後之三乘。則當以理觀。不可以福言矣。三乘之理。固未易言。姑自其麤迹言之。則聲聞。圓覺。猶不過爲止息之地。必至於佛。菩薩之地。而後爲理之極也。前輩曰。佛者極也。謂天下萬善萬理。至佛而極也。今之學佛者。蓋求以詣其極也。福利云乎哉。朱晦庵之論佛也。曰。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賢者好之。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智者悅之。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世之慵。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皈之。若愈之所謂福利者。正晦庵所謂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皈之者也。愈之不識佛也如此。而乃果於謗佛。正猶越犬不識雪而吠。蜀犬不識日而吠也哉。

三教平心論卷下

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涅槃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胷中。火湧棺外。漸漸闍維。碎金體成。未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吳孫權赤烏四年。康居國三藏康僧會至金陵。詔至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舍利。神應無方。於是齋潔懇求。至三七日。聞鎗然有聲。起視瓶中。五色錯發。權與公卿黎庶聚觀。曰。希世之瑞也。使力士鎚之而砧碎。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其地。曰佛陀里。又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禪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佛者乎。然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竝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驛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此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嘉美。以爲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爲祥爲福者耶。

愈又曰。乞以此骨。付之水火。然後知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夫不識佛爲大聖人。何其顛倒錯

亂。一至此哉。張無盡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以梵王帝釋爲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爲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爲凡夫。自堯舜禹湯至于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羣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謂予不信。則請以前所紀佛氏之極功觀之。佛則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恆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或人間佛於文中子。答之以聖人。玄奘譯經。而唐太宗名之以聖教。本朝太宗皇帝。賜天竺三藏法師天息災譯經序。號曰三藏聖教序。有曰。翻貝葉之真詮。續人天之聖教。真宗皇帝。賜天竺明教大師法賢譯經序。而號曰繼聖教序。有曰。龍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慈藹。仰歎。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裴休曰。佛爲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爲愚人。死爲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又曰。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蓋謂憲宗爲佛所惑。而又因以惑衆也。愈又不思甚哉。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旣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爲。必真見其理之可爲。而後爲之。斷斷乎不爲事物所惑矣。故以愚人而奉佛。謂之受惑。可也。以明主而奉

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爲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觀其勅弘福寺也，則曰：專爲崇奉太后追福，言發涕零，躬自制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及玄奘法師之譯經也，則爲之序，而名之曰御製三藏聖教序，覽菩薩藏經，愛其詞旨微妙也，則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序，虞世南之卒，而夢其進讜言如平生也，則卽其家齋僧造像，以資冥福，念建義兵以來，殞身以行陣者，莫之極也，則普爲義士兒徒建舍利，享太平之後，念手誅千餘人者，不及見也，則以御服施僧，而求薦擢，蓋太宗之聰明，遠過於憲宗也。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爲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爲不諫其奉佛乎？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琬，其欽崇皈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爲然也。宋璟剛介爲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鍼，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輕名利少緣飾，純孝而清正者，孰若夫魯山，則以母亡而刺血書佛經數千言，至於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禪，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賢聖，皆表表然不出者，使佛教果能感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以是知唐之君臣，決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太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而考其所以操履者，則何如哉？吾嘗

因其遺文考其操履。乃知愈光範三書。求售於時宰。何其急於富貴乎。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待而不求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重也。孟子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難進易退也如此。蓋以道義自高。愈之嗜進。一至於此。則於道義掃地矣。愈之書。欲朝廷因己之爵祿。以誘至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溢於富貴。大能守道抱義。如尹、傅之流者。非幣帛之聘。肖像之求。不輕其身。以爲世用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則愈之操履。蓋可知矣。

及于頔之相也。愈至上書以媚之。考之唐史。頔則屈強犯命。有擅取鄧州之逆。廣募戰士。有專據漢南之心。教舞八佾。聲態雄侈。有窺覷僭竊之意。天子謂其深懷姦謀。王彥威謂其得全腰領爲幸。則頔乃少誠元濟之流亞也。愈乃誦詠讚美。稱其有聖賢之言行。稱其有德。而且有言擬之以商書之灑灑。周書之噩噩。則愈之諛佞。不亦甚乎。昔宇文士及譽太宗。而太宗斥其佞。山人范知璿譽宋璟。而宋璟責其諛。以太宗之聰明英武。宋璟之剛正方大。二子譽之。良不爲過。而猶不能免佞諛之誚。況于頔之陰蓄異志。近助朝廷。而愈乃極口譽之。則愈之佞且諛也如此。巧言令色。孔子恥之。讒諂而諛。孟子戒之。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潮陽一斥。周章惶怖。遽奉書天子。而諷其封禪。意在貢諛於朝廷。而冀脫其遷謫。抑不思封禪之說。不出於二帝三王之書。而勦建於秦皇漢武之世。故倪寬封禪議曰。薦享之禮。不著於經。則封禪之不經。不待

識者而後知矣。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而善斥百家不經之說。胡爲纔遭廢黜。遽自衰謬。卽以秦皇漢武不經之事。諛其君哉。當太平極治之時。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藩鎮初平之後。正宜恭儉節用之不暇。而可導以侈靡乎。在都俞廢歌之列。而有封禪之請。猶不可也。況旣蒙譴謫之際。正宜闔門待罪之不暇。又可出位而有言乎。方士毛仙翁者。挾左道以亂政者也。愈方抑鬱於斥逐。而仙翁執之以吉兆。於是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卽掃室累矣。況一日歡笑。夫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愈何爲易於動搖如此乎。愈詆佛爲異端。乃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仙翁異人。甚矣其無定守也。

黃陵二妃廟者。不在祀典之神也。愈斥湖陽而過洞庭。遂禱二妃以求脫禍。及其得還。乃出射。治其廟。具禮以祀之。爲書以誌之。夫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爲回邪。求福如此乎。愈詆佛爲夷鬼。乃佞佞倪倪。搖尾乞憐於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恥也。士君子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愈纔遭遷謫。卽顛沛擾亂。抑鬱悲慄。旣以封禪諷天子。又以吉凶求仙翁。又以禍亂禱二妃。則愈豈守道不變者乎。故當時大顛謂愈曰。予知死生禍福。蓋係乎天。彼黃陵豈能福汝耶。主上繼天寶之後。奸臣負國而討之。糧。魄。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子乃欲封禪告功。以驕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子之欲婦。子奚忍於是耶。且以窮自亂。而祭女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已。是不知仁也。強言以顛之言。見於退之別傳。所紀者如此。則愈之操履。又可知矣。

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愈之光。範三書以自售是也。既得之。忠失之。愈之陷。事于顛。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取。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愈之操履若此。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爲儒哉。況愈之爲文。尤不能無可議者。原道之作。謂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抑不思無極而太極。斯其所謂道也。所時也。安有所謂愛之博。行之宜者也。愛之博。行之宜。無非斯道之流行發見也。而愈乃謂道曰。博愛行宜而出。毋乃顛倒之甚乎。愈之不知道也如此。處州孔子廟碑之作。謂社稷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座。抑不思社稷者。用其達天地之氣。正以不屋而壇爲尊。惟喪國之社乃屋。示絕陽而通陰。乃其辱耳。愈乃以社稷無屋。不如孔子有屋之榮。毋乃悖理之甚乎。愈之不知經也如此。

原道謂堯舜禹湯以道相傳是矣。禹沒四百年。而湯始生。謂湯接禹之傳可也。愈乃謂禹以是傳之湯。湯沒六百年。而文武始出。謂文武接湯之傳可也。愈乃謂湯以是傳之文武。豈有能沒數百年。而能以道傳人者乎。又曰。軻死不得其傳。愈亦知死則不能傳道矣。何爲既死之禹湯。乃能傳道於後世哉。愈之不知道也。又如此。

與馮宿書。自比揚子爲太玄時。且謂勝老子。又引侯芭之論。謂玄勝周易。夫老子五千言。固非揚子所能及。至於易。則更數聖人而後爲全經。雖孔子之聖。猶謂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而愈乃謂不及揚子之

太玄何其謬哉。揚子作太玄以擬易。昔人謂其如吳楚僭號以稱王。擬易猶不免乎僭。而謂其勝易可乎。愈之不知經也。又如此。

唐人黃璞論歐陽詹。謂其以一倡婦一慟而死。而譏其不孝。愈作歐陽詹哀辭。乃稱其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夫譽其所可毀。則其言之矯誣也甚矣。

作諫臣論。譏陽城非有道之士。及城守道州。而愈送太學生何堅還道州。又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比之黃霸治潁川。夫前毀而後可以譽。則其言之反覆亦甚矣。

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簡書謂羣聖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孔墨相爲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乎墨氏之道。亦可謂之壞羣聖之道也。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爲老。又指孔子以爲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逢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爲可倣。則愈之叛孔子。亦可倣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交大顛也。則取其聰明識道理。其送高閑也。則取其一生死解外膠。其作馬彙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旣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平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爲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

當是時。韓、柳俱以文鳴。韓則詆佛。柳則學佛。觀子厚贈重巽法師序曰。吾自幼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且由儒而通者。鄭中書、孟常州、連中丞。以中丞之辨博。常州之敏達。中書之清直。嚴重。且猶崇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其送文暢上人序曰。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遠法師、休上人。其所與游。則謝安石、王逸少、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與儒典竝用。而人知方向。至於送琛上人序。送舉上人序。送嵩上人序。製南嶽大明律師碑。製六祖賜諡碑。製南嶽彌陀和尚碑。作法證律師塔碑。作永州淨土院記。作柳大雲寺記。無非闡明佛法。開示冥愚。故東坡過曹谿而題曰。釋教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子厚南遷。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可不使學者曰。見而誦之。然則子厚之裨於佛教如此。宜東坡喜稱而樂道之也。然儒家不滿於子厚者。以其失節於王叔文耳。斯固子厚之失。而深求子厚之心。亦下惠不差汗君之意。初非附權勢而饜富貴也。觀其永州之斥。怡然自得。所謂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之事。未嘗有焉。則其安恬處順。亦可見矣。及起爲柳州刺史。而友人劉禹錫得播州。子厚曰。播非人所居。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卽具表請以柳易播。雖禹錫得改連州。不待以柳播相易。然卽此一念。其賢於愈之患失者。豈不猶伯夷之於盜跖乎。深求韓、柳之爲人。大概韓嗜進而柳安靜。韓奔競而柳恬退。故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嘗病子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然惟印組是務者。亦遠矣。妙哉子厚之言。深中愈之膏肓也。又曰。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又曰。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

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又曰。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詳觀子厚之言。則韓柳之見。豈不天淵也哉。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之是非。而徒欲倣韓之詆佛。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舊唐書謂愈性懷忤。當時達官。皆薄其爲人。而公則喜其攘斥佛老。乃隱其惡。著其善。而稱其佐佑六經。太宗濟世安民。爲不出世之君。公則惡其復立浮圖。乃掩其長。責其短。而指爲中才之主。凡唐人皈向大乘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迹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且曰。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其民蒙福。抑不思謹庠序以設教。而羊質虎皮。鳳鳴鸞翰者。滔滔皆是也。及聞作善受天堂之報。則善心不期而自生。譚禮樂以陶民。而口筆尹。且身心管。商者比比皆然也。及聞作惡受地獄之苦。則惡心不期而自革。孝宗原道辨曰。佛立五戒。曰。不殺。不盜。不淫。不妄。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淫。禮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仲尼之道。夫何遠之有。由是言之。則佛氏之教。豈劣於詩書雅頌哉。

又曰。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抑不思言劫數之長遠。是佛之見通達過去未來。無有限礙。非若儒者據書契之紀載。僅知數千百年之事而止也。言世界之廣大。是佛之見洞燭虛空法界。無有邊際。非若儒者按職方以考驗。僅知中國四夷之事而止也。無盡護法論曰。人有極聰明者。有極愚魯者。聰明者於上古興亡之迹。六經子史之論。皆能知之。彼愚魯者。誠不知也。又安可以彼知者爲誕乎。由是言之。則佛氏之說。豈可謂之不驗無實哉。

又曰。憲宗幸福得禍。抑不思莫之爲而爲者天。莫之致而致者命。儒言天命。佛言定業。蓋不可逃之數也。豈自前善惡爲之哉。盜跖壽終而子路醢。非儒教之無驗也。

又曰。佛爲中國大患。抑不思儒固化中國以善。佛豈教中國以惡。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皆不可評之理也。夫亦何患之有哉。天人皈向。而鬼神欽心。有大利益於彼也。大槩公之詆佛。乃師於愈。而公踐履亦師於愈。大庭唱第。抗聲祈恩。卽愈之上三書也。首唱濮議。頗喧物論。卽愈之請禪也。老而悲傷。睠焉憂顧。張無盡謂觀修之書尺。諜諜以老病自悲。雖居富貴之地。戚戚無所容。視愈之不達天命。求仙禱神。同一見趣也。所修唐書。瑜不掩瑕。張無盡謂其臆說。褻貶而爲吳縝糾其繆者二百餘條。視愈之肆筆成文。頗多繆論。同一意識也。慷慨激烈。排斥佛教。至於晚年。乃以居士自號。其後視韓愈別傳。乃跋之曰。余官瑯琊。有以退之別傳相示者。反覆論誦。乃知大顛蓋非常人。余嘗患浮圖氏之盛。而嘉退之之說。及觀大顛之言。乃知子厚不爲過也。夫旣非釋氏。而又取釋氏。視愈之交大顛。送高閑。稱馬彙。同一趨向也。道同志合。有如此者。謂之今之韓愈。信矣。

自公師愈。而諸儒競師愈。程明道曰。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抑不思釋氏六波羅密。皆下學上達之說。禪波羅密。謂由禪定以到彼岸也。禪定則是下學。到彼岸則上達矣。檀波羅密。謂由布施以到彼岸也。布施則是下學。到彼岸則是上達矣。他如精進持戒。忍辱智慧。而到彼岸則上達矣。故解脫了義經云。學有六事。所謂六波羅密。施戒忍是增上戒學。禪定是增上心學。般若。是增上慧學。又四弘願曰。法門無量誓

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無非由下學而至。上達者謂之無下學可乎。

朱晦庵曰。釋氏自以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實不識心性。抑不思首楞嚴一經。乃心性之邃學。其言曰。前塵虛妄。惑汝真性。又曰。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所以破妄心也。又曰。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卽汝真心。又曰。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所以明真心也。又曰。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天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所以明此心之周徧無外也。又曰。各自知心徧十方。一切世間所有諸物。皆卽菩提妙明元心。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所以證虛空妙心。而入佛境界也。謂之不識心性可乎。

張橫渠不信輪回之說。謂佛言有識之死。受生輪回。爲未之思。此卽莊子息我以死之見也。意謂死則休息。更無餘事矣。殊不知生死無際。輪回不息。四生六道。隨業受報。而謂之無輪回可乎。南史載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爐入宮內。欲託生王宮。覺而後宮生子。釋幼卽病目。醫療不効。竟眇一目。是爲元帝。名臣言行錄載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于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產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淳備。遂字之曰淳夫。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輪回之說矣。乃以釋氏輪回之說爲非。是其不察之也。程明道不信地獄之說。謂佛爲下根者。設此僞教。怖令爲善。此卽小人以小惡爲無傷之見也。意謂生作過惡。旣死誰復窮治哉。殊不知天地神明。昭布森列。賞善罰惡。如影隨形。而謂之無地獄可乎。隋史載開皇中。大府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於冥間見周武帝受罪。帝謂文昌曰。旣還家。卿爲吾向隋皇帝說。吾滅佛法罪重。爲營功德。俾出地獄。文昌奏其事。文帝遂敕天下僧尼爲周武帝誦金剛經。名臣言行錄載王

荆公子名雱。所爲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皆出於雱。及雱死後。荆公彷彿見雱。荷鐵枷立于門側。於是捨所居之半山爲鍾山寺。爲雱追冥福。以是證之。則儒家之書。固有地獄之說矣。乃謂釋氏地獄之說爲無有。何其未之思也。

張橫渠曰。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抑不思莊子曰。四海在天地閒。猶礪空在大澤。中國在海內。猶稊米之在太倉。非塵芥而何。白樂天曰。昨日屋頭堪炙手。今朝門外好張羅。莫笑賤貧誇富貴。共成枯骨兩如何。非夢幻而何。橫渠自不悟此。豈可謂悟之者爲非是乎。程明道曰。釋氏要脫去根塵。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抑不思大慧禪師曰。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猛虎尙可回避。心意識無你回避處。則學道者安可累於根塵哉。六祖大師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則悟道者曷嘗累於根塵哉。明道自不了此。豈可謂天下無此理乎。

張橫渠曰。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夫橫渠以實際爲誠。可也。而謂其誠而惡明。則未之思也。楞嚴曰。明極卽如來。淨極光通達。法華經曰。普明照世間。明了心決定。惡明者果能如是乎。溫公曰。其妙者不能出吾宗。其妄者吾不信。妙處在無我。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夫溫公以無我爲妙。可也。而不信天堂地獄。則未之思也。

劉元城曰。凡人耳目所不及。安可知其無有。列禦寇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不信果爲知理乎。橫渠曰。釋氏誣天地爲幻妄。何不觀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不能以一瞬。則天地之終窮。固

出於蘇東坡之說也。豈獨釋氏有是言哉。

明道曰：謂釋氏實是愛身，放捨不得，何不觀五代史曰：佛於頭目手足，皆以施人，則佛不愛身，固出於歐陽公之筆也。豈獨佛書有是說哉。

伊川曰：昔之惑人也，乘其愚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抑不思智者觀於未形，愚者暗於成事，既曰高明，而復謂其受惑，可乎？

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爲害，可乎？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伊川答曰：任他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夫伊川不能明指其何處差，何處不是，而徒泛言其差與不是，豈天下之公論乎？夫不能指其何處差，是終不見其有差處也，不能指其何處不是，且終不見其不是處也，直欲以愛憎之心，而誣之曰差，誣之曰不是，天下後世豈無根之語所能欺哉？至於晦庵指其實見之差，謂釋氏之學，正謂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無理之時，以自肆，殊不知釋氏非厭惡此理，而欲無此理也，正以世有二障，曰事障，曰理障，不特事能障吾之心，而理亦能障吾之心，圓覺經曰：若諸衆生，先除事障，未除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未能顯住菩薩境界，正此意也。故學佛者，不明此理，固無以識心性之真，而執滯此理，亦未免爲心性之礙，是以勉強力行之初，固當研窮此理，從容中道之後，則不

可執滯此理。故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不特釋教如此，而儒教亦如此。只如周文王不大聲，不長夏，則是除事障也。至於不識不知，則理障除矣。顏氏不遷怒，不貳過，則是除事障也。至於如愚坐忘，則理障除矣。文王聖人也，顏子幾聖也，固能不爲理所障。若分量未至於聖，則只能改過遷善，以除事障，安能不思不勉，以除理障哉？晦庵分量遠未到此，所以徒欲執滯此理，而謂釋氏不合厭惡此理，且指爲實見之差。識者觀之，則知差不在釋氏，而在晦庵也。嗟夫！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屣而昇，蒼蒼彌高，鼓櫂而遊，茫茫彌遠，而後進向之所覩未盡也，所覩未盡，而輕議論，辭窮理屈，則寂無容聲。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庵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晦庵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及也。

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及，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傲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愈曰：爾之所謂佛者，口不道先王之法言，安得而不斥之？大顛曰：計子嘗誦佛書矣，其疑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吾何暇讀彼之書？大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則安知其不道先王之法言也？且子無乃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乎？抑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乎？苟自以嘗讀孔子之書，而遂疑彼之非，是舜犬也。聞人以爲非，而遂非之，是妾婦也。昔者舜畜吠犬焉，且暮所見者惟舜，一日堯過舜館而吠之，非愛舜而惡堯也。正以常所見者惟舜，而未嘗見堯也。今子嘗

以孔子爲學而未嘗讀佛之書。遂從而怪之。是舜犬之見也。女子之嫁也。母送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故婦人在室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從子。終其身惟他人是從。是妾婦之道也。今聞人以爲非。遂從而非之。乃妾婦之見也。由是言之。愈之毀佛。舜犬也。傲愈而毀佛者。非妾婦乎。爲舜犬。爲妾婦。無非見聞不廣而然耳。

漢有牟子者。嘗著書辨明佛教。名曰理惑。其說曰。吾非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吾未解佛經之時。誦五經之文。以爲天下之理。盡在於是。旣觀佛經之說。回視五經。猶臨天井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也。又曰。少所見。多所怪。觀駱駝言馬腫背。然則今之毀佛教者。豈非觀駱駝言馬腫背乎。識者於此。蓋亦詳觀諦察。較短量長而思之曰。我之教。果優於彼乎。抑劣於彼乎。彼之道。果劣於我乎。抑優於我乎。佛之神通妙用。所不必論。姑以其徒之至中國者觀之。明皇問一行以國祚。一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其後明皇以祿山之變而幸蜀。唐祚終於昭宗。而昭宗初封吉王。悉如一行之說。儒家以聰明睿智爲至聖。果能有此先見乎。舉是說與儒教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貴此也。抑不思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不貴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見不能至此也。大耳三藏法師得他心通。忠國師試之曰。汝道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忠又問。老僧卽今在什麼處。藏曰。在西川看競渡。儒家自堯舜迄孔孟。果能有此默識乎。舉是說與儒者言。彼必曰。吾儒家不尙此也。抑不思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非不尙此也。特口能道此。而識不至此也。

至於達磨大師既葬之後。而以肉身西歸。萬回大士一日之間。而能往返萬里。耆域以一身而同時應百家之供。圓澤於一世而悉能知三生之事。羅漢作禮仰山寂。獄神受戒於嵩岳珪。曇始劍所不傷。寒山隱入石壁。生死去來。惟意所適。神通變化。不可測量。是雖佛教之糟粕。初非宗門之所尙。然自餘教觀之。終未有如是之奇蹤異軌。見既未能及此。而欲輕議佛教。不知其果何說也。若曰。因果之說。不足信也。則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儒家固以因果教人也。豈謂敬不足行。謂暴爲無傷者。反爲知道乎。若曰。齋潔之說。不足取也。則不茹葷者。孔子以爲祭祀之齋。致齋三日者。禮記以爲清明之德。儒家固以齋潔教人也。豈垂肉爲林。日食萬錢者。反爲美事乎。若曰。殺生之戒。非是。則成湯之祝網。趙簡子之放生。皆是意也。齊宣不忍一牛。孟子謂之仁術。宋庠救諸螻蟻。君子以爲美談。儒家曷嘗不以護生爲盛德之事哉。若曰。飲酒之戒。非是。則大禹之惡旨酒。光武之不飲酒。皆是意也。沉亂於酒。所以干先王之誅。醉而號呶。所以致賓筵之刺。儒家曷嘗不以沉湎爲召禍之本哉。若曰。盜取之戒。非儒家之所尙。則伊尹所謂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東坡所謂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果何說也。若曰。妄語之戒。非儒家之所急。則司馬溫公至誠之學。自不妄語始。又其作資治通鑑。謂秦孝公不廢移木之賞。齊威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是果何意也。若曰。邪淫之戒。爲臆說。則美反正。刺淫泆。見於聲詩之所詠。是儒家未嘗縱人邪淫也。若曰。布施之說。爲狂言。則賜貧窮。賑乏絕。見戴禮之所記。是儒家未嘗禁人布施也。若曰。禪定非善道。則知止而後有定。

大學何爲取之。若曰：忍辱非美事，則小不忍必亂大謀。論語何爲戒之。若曰：惡口不必戒，則禮記何以曰：惡言不出於口。若曰：噴嚏不必戒，則尙書何以曰：不啻不敢含怒。若曰：兩舌之戒非急務，則爾無而從。退有後言，何以諄復於帝舜之命。若曰：綺語之戒爲迂闊，則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何以見刺於小雅之章。若曰：貪欲無傷於事，則貪人敗類，詩人何爲刺之。若曰：邪見無害於道，則邪說誣民，孟子何爲闢之。若曰：毀其形，縊其服，非天下之中道，則泰伯斷髮文身，何爲稱之有至德。若曰：不嫁娶，不養育，絕人倫之常道，則魯山終身不娶，何爲謚之。以文行，佛之大道遠理，固未易與俗人言。姑以其麤迹論之，不知何者爲可非，何者爲可毀乎。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爲舜犬妾婦而已矣。

牟子曰：吾之所襲，猶取塵埃以附嵩泰，收朝露以益江湖，子之所謗，猶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決。吾之所襲，不能使佛高子之所謗，不能令佛下。今之非毀者，亦何傷於佛教哉。祇自速戾于厥躬耳。張無盡曰：韓愈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夫作史者，探摭人之實迹，設或褻貶不公，尙有形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只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況佛以善道化人，信佛者必爲善，不信佛者必爲惡。惡積則滅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此之謂也。若曰：死則永滅，不復有知，則繫辭云：遊魂爲變。孝經云：以鬼享之。左傳云：鬼猶求食。張睢陽云：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則是既死之後，固有見聞覺知之性也。若曰：死雖有知，不復有罪，則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鬼神害盈福謙。左傳曰：有渝此

盟明神殛之。莊子曰：爲不善於幽閑之中也。鬼得而誅之。則是冥冥之中。固有賞善罰惡之事也。世有發姦擿伏如神者。固不至縱有罪以長姦惡。況權衡予奪。真以神明司之乎。彼聰明正直。不可掩蔽也。不可欺罔也。不徇世人之私情。不畏陽間之權勢也。則有罪者何以逃刑哉。

地獄之說。前旣言之矣。至於死而變爲畜生。見於儒家之所紀者。非一。鯀爲黃能。彭生爲豕。載於左傳。襄君爲龍。載於史記。趙王如意爲犬。載於前漢書。是中國未有佛教之前。紀載於儒書者如此。非釋氏勸爲此說也。賈誼曰：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亦何足患。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不免爲異類。聰明不能敵業。富貴豈免輪回。今日乘肥衣錦。異時銜鐵負鞍。今日操筆弄墨。他生載角披毛。必然之理也。故佛以廣大之心。示五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常獲人身。不墮於異類也。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得天身。不止於爲人也。後之三乘者。教人由聲聞緣覺。以至於佛道。永斷生死。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衆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其聲勢。誘襲聖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徒。以爲輪回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土。失人身者。如閻浮之土。蓋謂爲善之時少。而謂爲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也。豈不甚難哉。白樂天自誨曰：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去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則其死也。豈不甚易哉。以難得之生。而促之以易至之死。可不兢兢業業。晝驚夕

傷爲解脫之計乎。佛以解脫法門示天下。凡有血氣心智之性者。皆可趨而入也。而唯根器不凡智識超卓得正知見不墮邪見能知之乎。備見元本餘者不錄。

三教平心論校譌

余於書肆中得舊鈔本一册。有葭竹堂藏書鈐記。卽元人所撰三教論也。攜歸後。藏諸篋中。十有餘年。茲因刊書之便。以明刻北藏本校勘一次。雖有糾正。尙不能一無錯誤。姑誌於後。異日得有元刻本一訂。誠爲快事。咸豐三年八月。仁和胡珽識。

序 一頁九行

應題撰人名氏

上卷二頁四行

極巧誤原作極功

十五行

積行誤原作積功

三頁十五行

密當作蟹

四頁四行

善人誤原作善入

六頁十五行

桂下吏當作桂下史

八頁七行

智字誤原作畧

十四行

奔當作奕。按兩字有別

十五行

傳當作傳。按卽謂傳奕也。九頁四行十行十頁一行三行五行並當作傳

九頁十三行 道人梟句疑有脫按佛祖通載作道人土梟 十五行 聚塵或云當作聚塵按通載亦作聚塵大約作塵沙解

十頁三行 闌當 四行 菩薩誤原

十二頁四行 時見誤原

十三頁三行 執大誤原 八行 而外下疑脫戶字

十五頁九行 備字誤

下卷十九頁五行 殞身以當 十三行 不出誤原

二十頁二行 力行下多衍字應抹去

二十一頁三行 慶當 八行 射字誤 十二行 穢二字疑有訛 十三行 驕當 十三行 婦字誤 十四行 強言以下疑有脫文

二十二頁一行 陷當 六行 日字誤 十五行 太過誤原

二十四頁七行 曰見。當作日見。

二十六頁二行 自字誤。原作目。 六行 尺。當作文。 十二行 密。當作密。下同。

三十三頁六行 謄字誤。原作謄。 十一行 形字誤。原作刑。

三十四頁八行 載字誤。原作戴。 十行 體字今刻有訛。

三教平心論補校

會稽鏡吾氏董金鑑輯

按是書過崇釋氏。曲詆先儒。名爲平心。實多偏見。胡氏特搜祕笈。刊入叢書。恭錄世宗憲皇帝上諭。冠諸卷首。蓋欲使觀是書者。袖繹皇訓。得所折衷。斷不惑於執一之論。則是書之或純或駁。宜去宜留。已不待煩言而自喻。今故依原書粉印。仍爲校正。譌文補列於左云。戊子春日。鑑謹識。

上卷四頁十五行

政當
作征

六頁十一行

叛當
作判

七頁五行

太當
作大

九頁一行

禪字誤
原作禪

十頁十三行

狹字誤
原作狹

十五行

中上疑當
作中土

十五行

反字衍或云當
在下句而字下

十三頁二行

輕當
作不四行

拙當
作黜

十四頁二行 釋家當作釋迦。

十五頁一行 狹字誤。原作狄。

下卷十八頁十四行 洞屬當作洞燭。

十九頁十行 法鍼疑當作法欽。蘇文忠遊徑山詩。王注引山門事狀云。徑山第一代國一禪師名法欽。唐代宗嘗召至京師。此所引當即其人也。亦見艇齋詩話。 十一行 夫當作元。

二十頁十一行 近助二字有誤。疑作陽助。

二十一頁十三行 校譌云。權魄二字疑有訛。今按疑當作權魄。

二十二頁二行 取當作請。 五行 所時也。所當作斯。

二十四頁六行 柳下當有州字。

二十四頁四行 出世當作世出。

二十七頁十一行 察之當
作之察。

二十九頁十二行 殊而誤原
作殊不。

三十四頁十五行 競競當
作兢兢。

校論二頁一行注 聚塵或云當作聚塵按塵
塵二字當互易原本不誤。